

2799  
14  
92

八21  
2799  
1

剪燈新話  
卷一  
經書圖

剪燈新話序

余旣編集古今奇恠之事以爲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積於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恠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鬼目湧耳之論以發揮之耳旣成又自以爲涉於語恠近於誨滛藏之書苟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郤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

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購求

易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雊于鼎國風取洛奔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故書之卷首

洪武戊午歲六月朔日山陽瞿祐書

剪燈新話目錄

卷之一

水官慶會錄

金鳳敘記

聯芳樓記

鑑湖夜泛記

綠衣人傳

卷之二

令狐生冥夢錄

天台訪隱錄

滕穆游聚景園記

牡丹燈記

渭塘奇遇記

卷之三

富貴發跡司志

永州野廟記

申陽洞記

愛卿傳

翠翠傳

卷之四

龍堂靈會錄

太虛司法傳

修文舍人傳

三山福地志

華亭逢故人記

附錄

秋香亭記

剪燈新話目錄

剪燈新話卷之一

山陽瞿祐宗吉著

新安黃正位黃叔校

水宮慶會錄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閒坐忽  
有力士二人黃巾繡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  
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  
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  
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滸登船有兩黃龍

水晶宮

張良學繪



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  
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幸  
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跕躅退遜廣利  
王曰君居陽界寒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無辭也善  
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  
左右有二臣曰龜參軍鼈長史者趨出奏曰客言是  
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瞻廣利乃  
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敝居僻  
陋蛟鼈之與隣魚蟹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闡揚帝  
命令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  
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世之  
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爲寡人製之卽命近侍取白玉  
之硯奉文犀之管并蛟絳丈許置善文前善文俯首  
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伏以天壤之間海  
爲最大人物之內神爲最靈旣屬香火之依歸可乏  
廟堂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掛龍骨以爲  
梁靈光曜日緝魚鱗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玉  
之簾櫳接青雀黃龍之舸艦瑣窓啓而海色在戶綉

闔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鎮南溟八千餘里天高  
地厚垂後世億萬斯言通江漢之朝宗受溪湖之獻  
納天吳紫鳳紛紜而列鬼國羅刹次第而來巋然若  
魯靈光美哉如漢景福控蠻荆而引甌越永壯宏規  
叫闔闔而呈琅玕宜興善頌遂爲短唱助舉脩梁拏  
梁東方丈蓬萊指顧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雞啼罷  
日輪紅拏梁西黑水流沙路不迷後夜瑤池王母降  
一雙青鳥向人啼拏梁南巨浸茫萬族涵要識封  
疆寬幾許大鵬飛盡水如鶴拏梁北衆星燦爛環宸  
極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拏梁上乘龍  
夜去陪天伏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拏  
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河伯  
朝靈駕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  
闕應天上之三光袞衣繡裳備人間之五福書罷進  
呈廣利大喜十日落成僉使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  
赴慶殿會翌日三神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巨鰐  
踊躍後先長鯨大鯢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  
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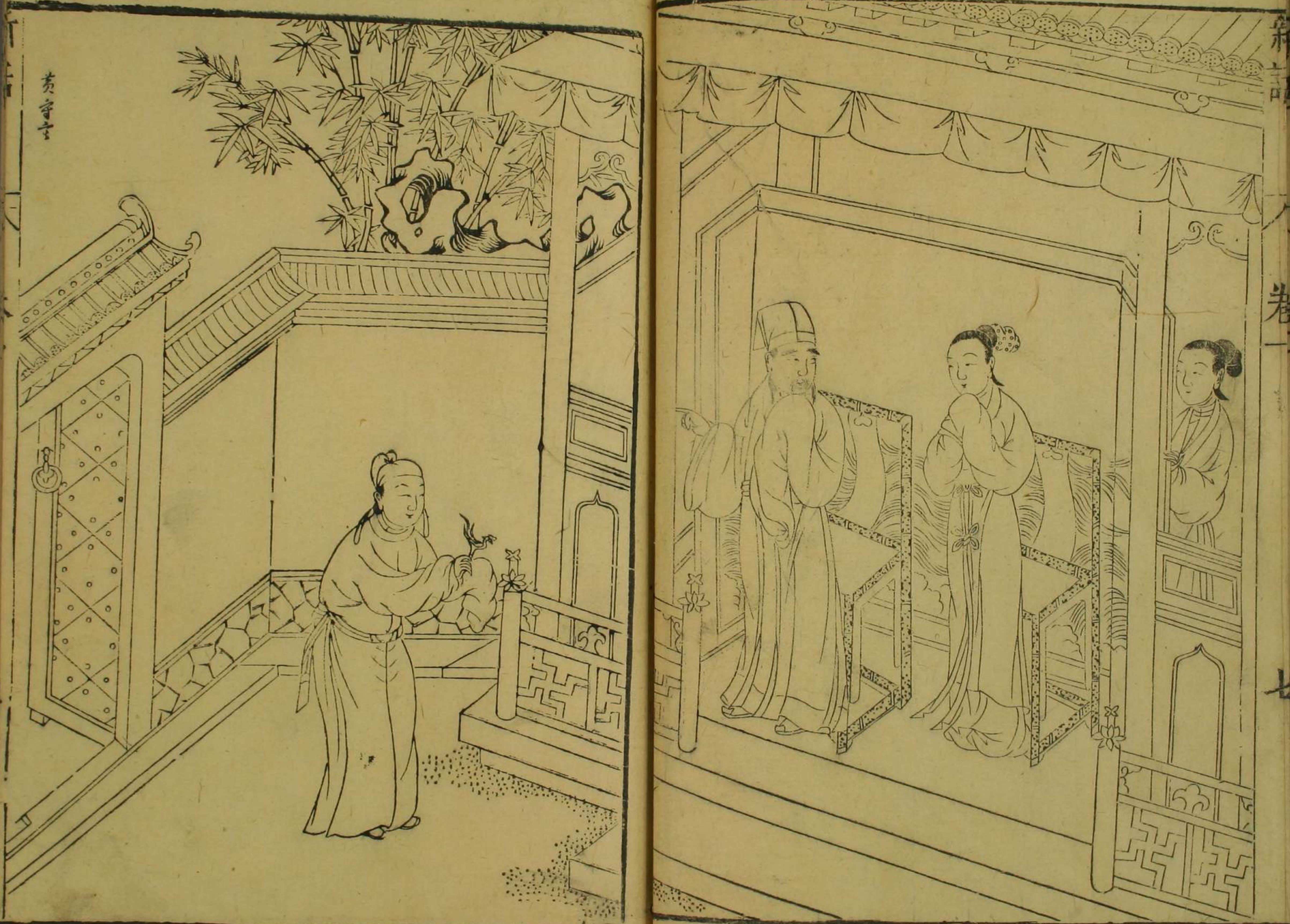
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于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劔珮威儀極嚴恪但所服之袍則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敘暄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敘禮忽東海廣澤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鬚者號赤鱗公忿然作色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爲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河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爲何人斯乃敢於此塘突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禱靈德殿成請其爲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澤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鱗公乃赧然而下已而進酒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曳輕裾於筵前舞淩波之隊歌淩波之辭曰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振瑤環兮瓊珮鏘鳴兮玲瓏衣翩翩兮芳蓉蹇獨力兮西復東羌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舞霓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桂棹

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捐予玦兮別浦解予佩兮芳  
洲波搖搖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爲兮沾  
裳風何爲兮吹鬢棹歌起兮彩袖揮翡翠散兮鴛鴦  
飛張蓮葉兮爲蓋緝遺絲兮爲衣日欲落兮風更急  
微煙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畱對芳華兮樂不  
可以終極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吹玉龍之笛  
衆樂畢陳觥籌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觴致  
於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  
觀盛儀而又幸遇大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爲一詩  
以紀之使他時畱傳于龍宮水府抑亦一盛事也不  
可知乎善文不敢辭遂獻水宮慶會詩二十韻曰帝  
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淵宮開棟宇水路息波瀾列  
爵王侯貴分符地界寬威靈聞赫奕事業保全完南  
極當通奏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設宴會衣冠鳳  
舞三簷蓋龍駄七寶鞍傳書雙鯉躍扶輦六鰲蟠王  
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杯凝紅琥珀袖拂碧琅玕座  
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看瑞  
霧迷珠箔祥煙繞畫闌屏開雲母瑩簾捲水晶寒共

飲三危露同飡九轉丹良辰宜酩酊樂事許盤桓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兜率又似夢邯鄲獻醉陪高會歌呼得盡歡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闊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瓈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爲潤筆之貲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爲富族善文後亦不以功名爲意棄家求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金鳳釵記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旣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闥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



責守空

定吾竟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眠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俯戶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上都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沒道路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向外人便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文新沒之故舉家上冢興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曛黑生于門左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墜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燈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撫枕而

臥忽聞剝啄叩門之聲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叩如是者三度乃起開視之則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褰裙而入生大驚女低辭欵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卽興娘之妹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卽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赧然作色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而汝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于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自是暮隱而出朝隱而入徃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

月女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在外館今日之事幸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迹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徃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徃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買船過瓜洲

逕奔丹陽訪于村甿則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見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認之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于座而拜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告以故虛正堂而處之生處榮家榮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蓋出於不得已也今則舊穀旣沒新穀旣登歲月如流已及朞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于再見必不我罪也況父母生身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停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廻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不信而見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而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能仰視但稱冤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

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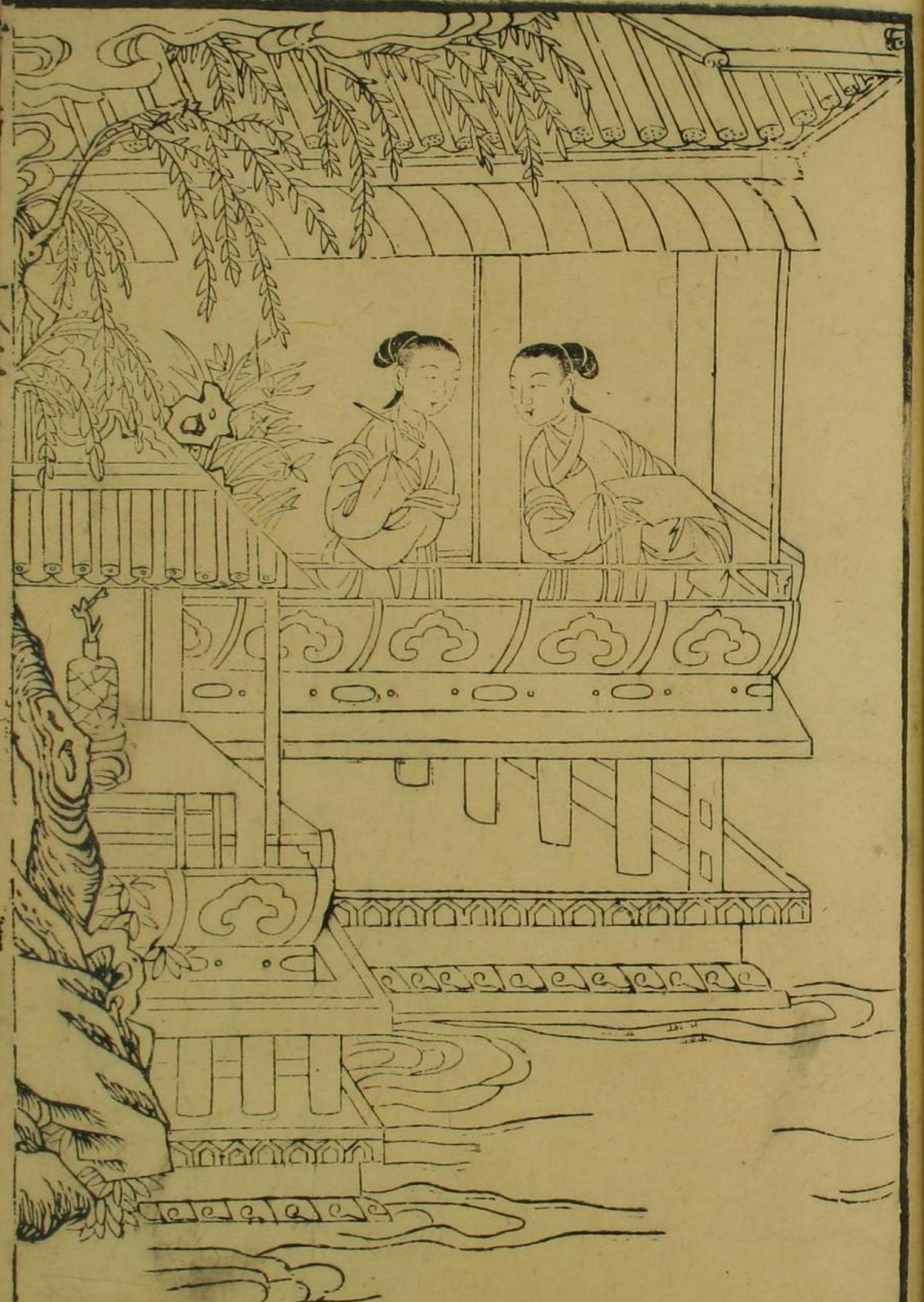
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迂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婦恩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過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皇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於床今乃一載餧粥不進轉側湏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外在於舟中可令人昇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焉卽令家童馳往視之至江舟邊並無

所見防禦大怒方深責其妖妄崔生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殉葬之釵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卽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卽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惑亂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

不復拘禁得隸堂上娘娘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耳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歎欷而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做好嬌客慎無以新人而忘舊人也言訖慟哭數聲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方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瞢無所知遂卜日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貨於市得鈔貳拾錠盡買香燭楮幣齋徃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乞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聯芳樓記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閭闔門外以糶米爲業有二女長曰桂英次曰蕙英皆聰明秀麗能爲詩賦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僧雪窓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邀其繪畫於上登之者藹然而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篇號聯芳集好事者



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作西湖竹枝曲和之者百餘家鏤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湖獨無竹枝曲乎乃製蘇臺竹枝曲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洞庭金柑三十黃笠澤銀魚

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石無緣進上方荻芽抽蘿  
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  
口販鮮回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  
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大顛狂翡翠雙飛不待呼鶯  
鶯伴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縕鳳髻綠於雲人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  
立徃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  
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他作亦皆  
稱是觀此其才可知矣鐵崖見其藁手寫二詩於後

曰錦江只說薛濤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  
有自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  
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由是名  
聞遠近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  
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多經過焉岷山有鄭生者亦  
甲族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與販于郡至則泊舟樓  
下依薛爲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之如戚屬往來無間  
也生少年氣韻溫和質性俊雅夏月於船首濯浴二  
女於牕隙窺見之以荔枝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  
仰視飛甍峻宇縹渺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  
也旣而更深漏靜月墜河傾萬籟俱寂夜色蒼然生  
不能寐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啞然有聲顧  
盼之頃則二女以鞶韁絨索垂一竹兜於其前生得  
以乘之而上旣見喜極不能言乃相携入寢盡繙繆  
之意焉長女口占一詩贈生曰玉砌雕欄花雨枝相  
逢却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  
次女亦吟曰寶篆煙消燭影低枕屏搖動鎮帷犀風  
流好似魚遊水才過東來又向西至曉復乘之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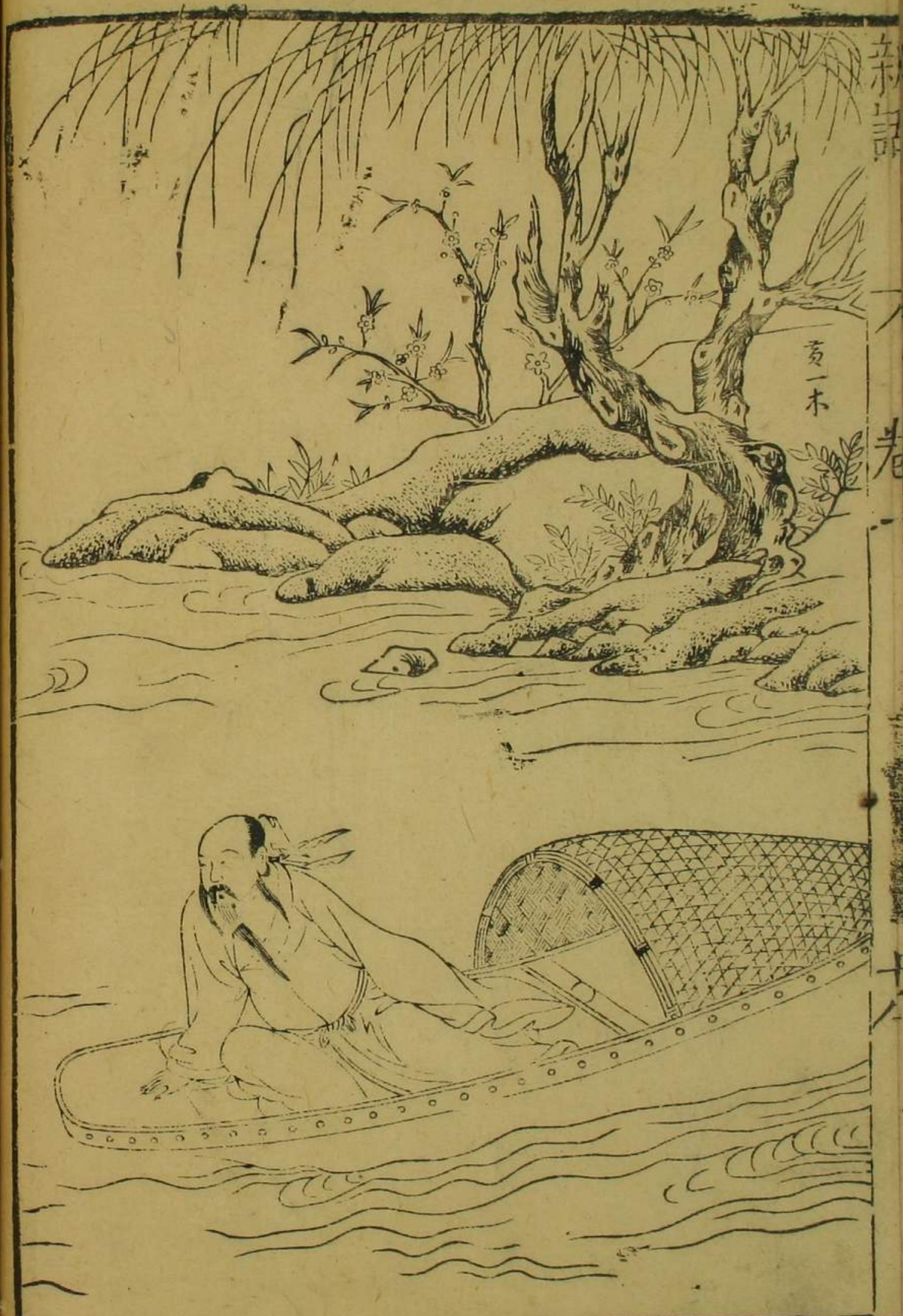
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案間有剡溪玉葉牋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芳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廻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咏長女卽唱曰連理枝頭並蒂花明珠無價玉無瑕次女續曰合歡幸得逢簫史乘興難同訪戴家長女又續之曰羅被生塵魂蕩漾瑤釵墜枕鬟鬟影次女續之曰他時漏泄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

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託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因知一旦事蹟彭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延平之劙不知何時而再合也因嗚咽淚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父處閨闥薄通書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匱匱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牆自獻下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歡枕席永奉巾幘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

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矣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少年標致門戶亦甚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婿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下人多知之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劣亂山水天曆間卜居鑑湖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遊賞不絕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橹風帆浪楫聽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蓮歌



菱唱應答于洲渚之間令言獨臥舟中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湛湛淇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隱其內烏鵲羣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岌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帶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絞

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行至嶧側顧謂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跡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間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明久存碩德將有識惱藉卿傳之于世耳乃請令言登嶧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後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簟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鉤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

麝之氣芬芳滿室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卽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人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夕而言曰下土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神官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一聞以釋疑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致詞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氓好誕妄傳七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多詐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唱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強詞巧辨無以自明鄙句邪言苟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爲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纖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巧來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襄侮神靈罔知忌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令言問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其誣矣然而姮娥月

殿之奔神女高唐之夢后土靈仇之事湘靈冥會之詩果有之乎抑不然乎仙娥撫然曰姮娥者月官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山實佐之而湘靈著堯之女舜之妃也是皆賢聖之倫貞烈之輩烏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涉麻姑之過方平蘭香之嫁張顧彩鸞之遇文簫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句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詩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沌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

矣豈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獨宿悔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高唐賦之謬侮之哉輒指爲房幃之樂璧冕之衽席之欵慢神瀆天莫此爲甚湘君夫人賢聖之裔李群玉者果何人斯敢以淫奔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竒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敢指斥則天之惡故借名以諷之耳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常郎年少耽間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天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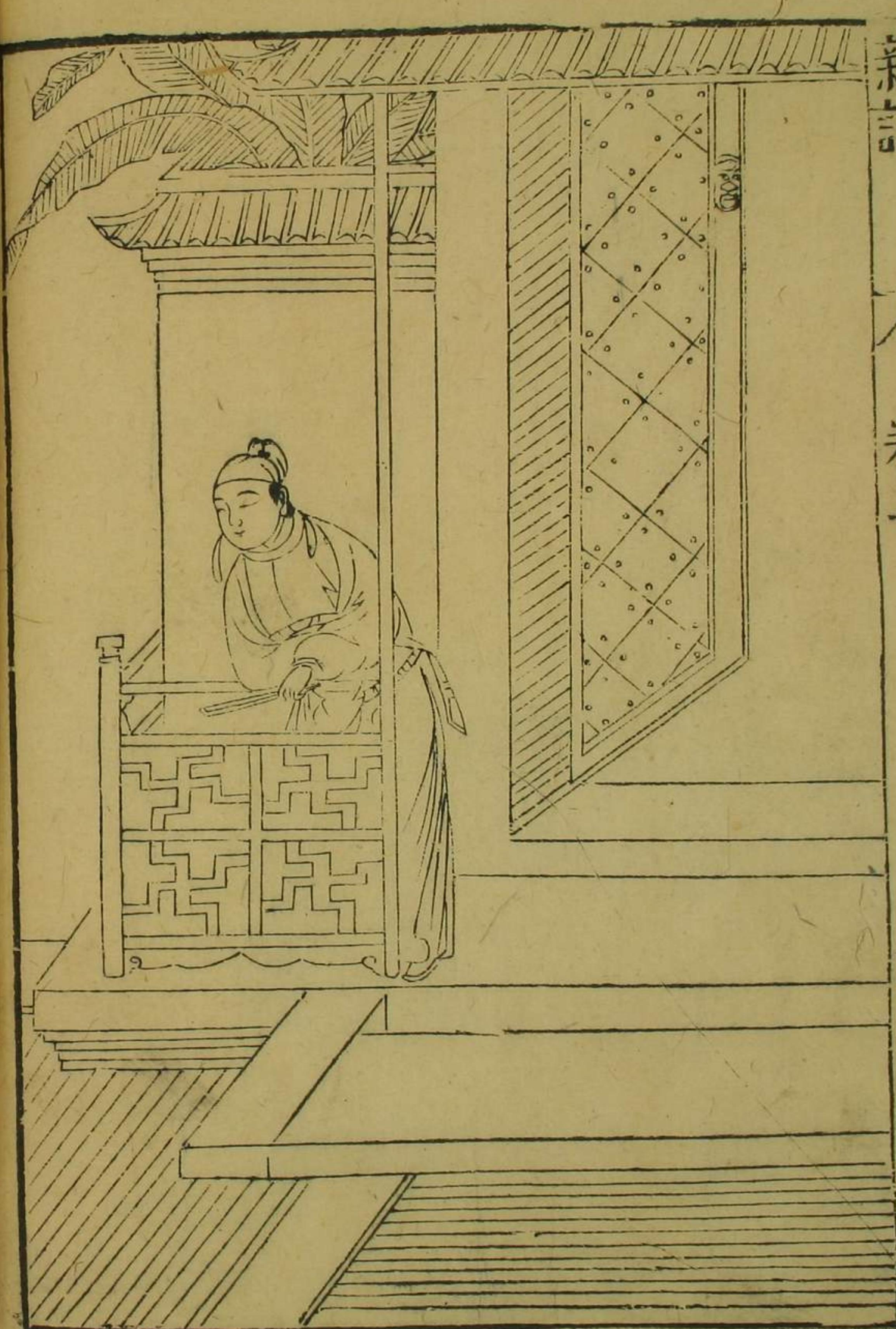
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愆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  
樂地何至造述鄙猥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  
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爲一白之無  
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讒青蠅之玷也  
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誑今聽神言詳  
其僞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  
妄說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  
吏嚴君平乃玉府仙曹嘗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  
遊八極辨識衆物豈常人可及乎卿非三生有緣今

夕亦烏得而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  
矣所託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別登舟但覺風露高  
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天星  
斬落雞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  
甚相異姑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城賈  
胡試出而示焉撫訖移時改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  
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  
亂色純而不雜日映之瑞氣蔥蔥而起以塵覆之則  
自飛揚而去以爲帳幄則蚊蚋不敢入以爲衣服則

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而附火盛夏披之不必納涼而授風矣其蚕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與語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笥峰下顏色如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則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倚徙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環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姿色過人源駐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耳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與源情愛甚至源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君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然終不



告以居址之所在源意其爲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  
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  
源被酒戲指其衣曰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者  
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  
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數日  
不敢至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箇言之  
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  
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  
於君者蓋冥數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顧聞其詳

女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  
善奕棋年十五以某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間  
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  
烹茶每因進茶既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  
而慕之嘗以繡羅錢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合  
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府第深遠內外嚴密終莫能  
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嫉而讒於秋壑遂與君俱賜  
死於西湖斷橋下君今以再生爲人而兒猶在鬼錄  
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

審如此則吾與汝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此遂留居源家不復更去源素不善棋教之奕盡得其妙凡平日以棋稱者皆莫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間望諸姬皆侍適有二人葛巾野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乎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合呼諸姬至前曰適與某姬納聘及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賣之太學有詩曰昨夜

江頭湧碧波蒲船都載相公醕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置之於法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者題詩於路左云襄陽累歲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候形勝地公田在自害蒼生秋壑見之捕之而遭戮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未有一道士衣裾甚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眾悉力舉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

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  
踰綿州之意嗚呼孰知有漳州木綿菴之厄又嘗有  
梢人泊舟蘇堤時方盛暑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  
人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  
賈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  
其敗矣相與泣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得一鱉徑  
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四四年而禍作蓋物已先知數  
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  
是誠不妄矣源曰然則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  
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耳源固未  
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爲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已與  
君言矣因緣之期夫婦之情其數盡乎此矣以手握  
源臂告之曰兒以幽冥之質得配君子荷蒙不棄周  
旋許時往興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  
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  
好踐往世之緣三載于茲願亦足矣請從此辭母更  
以爲念也言訖面壁而卧呼之而不應源大傷感爲  
治棺槨而歛之將葬惟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

在耳乃虛葵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  
名家爲僧終其身焉

